

市语



书

- 高 信 著
- 重庆出版社

序

这本《书斋絮语》是我继《北窗书语》《品书人语》之后所写的第三本散文随笔集。以“语”为文集之名，且一而再，再而三，似乎不弄成个“三语”决不罢休。其实，却全是出于偶合。就拿这《书斋絮语》来说，所收几十篇文字，当初在报刊发表时，我就是把它们统辖在“书斋絮语”这个专栏里的。至于今后再有相类似的文字结集，又要取什么名目呢？或者还会取个什么“语”也未可知。尽管，“名者，实之宾也”，不能过于认真，但到三而四的时候，就是有意为之了。

在书斋中絮语，当然不外乎说些有关书籍的话。诸如有关书籍的内容、装帧、版本源流、难产易产，或者也涉及一些读者感兴趣的作者的什么事情，有时写滑了笔，也间或发一点微末的议论等等。这样的文字，看起来难免有违传统的书话、书评的写作章法，实在不足为训得很。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笔者而言，却也是有所感怀，情不自禁，才欣然命笔的。合不合文章作法，倒没

有去多费心思。“国无法则国乱，文有法则文亡”，我看王夫子先生说得还是挺对。再一类文字，标题取了“记乐”、“记趣”、“记住”等名目，仿佛书斋生活，乐不可支。其实，这也是误解。书斋生活，乐亦有限，或者说是苦乐参半，有苦有乐。只是书斋主人，有点乐乐不殆的执著意识罢了。从事写作，已经有20多个寒暑，其间都身历过那场原计划“七、八年再来一次”而看来不会重来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不居，转瞬成了“十年一觉扬州梦”，昔日恩恩怨怨，早已不须计较，但记忆的思缕，却也不容易随风而逝，一到谈及昔年治学往事，“十年”竟也不期而至。这是规避不了的。于是，我也只是撷拾一星半点不伤大雅而又不乏幽默之感的枝枝叶叶形诸笔墨，想来对有志于读读写写的人们有点历史的启示。《书斋絮语》中的再一类文字，当初曾被编辑朋友冠以“杂文”字样发表，这是出乎我意料的事。我不曾写杂文。不是不肯写，而是不敢写。杂文，这种因为鲁迅先生的数百万言而登上文学殿堂的文体，没有相当的学力识力和笔力，冒然问津而功力不逮，也许会以浅薄空洞，心粗气浮贻笑读者。编辑朋友，可能因了这类文字论及时事，故而给了它“杂文”的徽号和殊荣，这就不免使我诚惶诚恐之不暇。固然，这些文字论及时

事，或驳难，或狙击，或直言，或曲说，归总到一点，无非是我对文化、文坛一些信息的反馈，范围比之于整个社会，不用说狭小得很，我只是希望在这些文字里映照出近几年社会生活的鳞鳞爪爪。区区书斋，怎么能视为超脱于波涛万顷的大海之外的诺亚方舟呢？鲁迅先生当年在《这也是生活》中不就写道：“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了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一位身患沉疴的文化巨人在书斋中的内心独白，何等感人！这才是先行者的精神，后来者的楷模，他提醒我，督促我与书斋外的生活脉息相通。

《絮语》中的文字，都不长，千言左右就打住了。据我看，除热衷于从长篇、中篇小说及在泛滥一时的通俗读物中寻找愉悦或刺激的读者之外，确实还有喜欢读读短文的读者，短文也不易写，想写得凝练而有内容，优裕而又有文采，却实非我辈所能为。不能为就不为么？当然不是，世上多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们，否则，也就没有这些勉力为之的东西在此跋扈了。仍然是

鲁迅先生的话：“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只要不急功近利，不哗众取宠，扎扎实实地研讨，勤勤恳恳地耕耘，难写的短文，也可能不会被愿读它的读者所弃。近年，报刊上“记趣”“书话”之类的短文多了起来，也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就使我不禁暗自庆幸“吾道不孤”。我十分希望，在今后的写作生活中，真能有第四本、第五本什么“语”再印出来。

著者于商州

1989年4月5日

目 录

序.....	(1)
“业无高卑志当坚”	(1)
——自学历程回顾	
苦涩与温馨的记忆.....	(11)
——我的第一本书	
离不开你.....	(16)
——我与图书馆	
我读“索引”	(28)
“既读又不读”解.....	(31)
岁暮整书小记.....	(34)
长安购书记.....	(37)
书帐一页.....	(41)
邮购纪事.....	(44)
古城书踪.....	(47)
书斋十记	
一、书斋记洁.....	(52)
二、大家记小.....	(56)

三、买书记趣·····	(59)
四、卖书记忧·····	(62)
五、“抄本”记惠·····	(65)
六、剪报记乐·····	(68)
七、书扉记踪·····	(71)
八、《日记》记往·····	(73)
九、读简记情·····	(76)
十、聊天记益·····	(79)
书斋十记·跋·····	(82)

书友素描

钟玲·····	(82)
世家·····	(85)
若白·····	(87)
德运·····	(90)
王健·····	(93)
客串人语·····	(96)
他挚爱真善美·····	(100)

——记华君武和他的《永不走路 永不摔跤》

华君武如是说·····	(103)
书评家的鲁迅·····	(111)
书评三谈·····	(131)

——在陕西省书评学会成立大会上 的发言

关于“文章病院”	(137)
《花萼与三叶》读后	(141)
大工程·大气魄·大功德	(145)
——《鲁迅研究书录》评介	
《踪迹》书外	(153)
《郑伯奇文集》·佚文及其它	(158)
漫说《新“世说”》	(163)
犹过当年长安道	(171)
——读孙伏园《长安道上》	
“吃死人，骗活人”	(178)
鲁迅与《近代美术史潮论》	(181)
附录：从《世界艺术名作》挂历谈 人体艺术在中国（钱绍武）	(184)
《鲁迅美术形象选》指瑕	(188)
附录① 关于《〈鲁迅美术形象选〉 指瑕》一文有关问题的说明 （李瑞兆）	(193)
附录② 读“有关问题的说明”后 的几则随想（高信）	(198)
鲁迅伏案劳作之余	(208)
静夜之思	(219)
幸与不幸话板桥	(222)

三愿…………… (225)

——《商州人》代发刊辞

“月光效应”发微…………… (228)

商州乡音…………… (231)

谈谈书卷气…………… (234)

别出心裁“鸳鸯谱”…………… (237)

可怜无补费精神…………… (240)

——答李不识

“挨批的自觉性”…………… (244)

后 记…………… (247)

“业无高卑志当坚”

——自学历程回顾

按当前流行的看法：受过系统的大专教育，一纸文凭在手，算是科班出身，可入知识分子之列；未受大专教育，只凭自己钻研，叫做自学；自学而有突出贡献，得到社会承认，虽然没有文凭和知识分子的称号，仍然备受尊崇，叫做自学成才。我算什么呢？既非科班出身，又无突出贡献，充其量只是自学大军中之一人而已。何况，人间自学者多矣，且不乏佼佼者在，“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平庸之如我，原本是不须置喙的。《开拓》杂志的编辑朋友却一再督促，令我写一点谈自学的文章，态度诚挚，推却不得，只好勉力谈一谈我的自学历程，算是对自学的朋友们的一点芹献。芹献者，所献菲薄，不必当意的。

一、坎坷的自学之路

二十岁上，高中毕业，走上社会，自此，踏

上坎坷的自学之路。自学什么？主攻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这选择，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什么名师之指迷，是有着从微茫到明确的认识基础的。早在初中求学时（那时正是规模颇大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接触了一些鲁迅作品和介绍鲁迅生平、作品的文章，幼小的心灵发生了极大的震颤：鲁迅作品的深沉浑厚，鲁迅文笔的冷峻犀利，鲁迅人格的崇高博大，在使我倾倒。不过，鲁迅的真正伟大，对于一个初中学生来说，还是朦胧的。其时，迷恋在绘画之中，报刊上首次揭载的我的“作品”，是一组漫画。小县城举办的美术展览，几张幼稚的国画亦曾获奖。“当画家”一度占据了我的心。不久，家庭生活大拮据，三年困难时期，更弄到两餐难继。画画所费者多，我只好急流勇退，收拾起“当画家”的一片痴情。用来填补这顿显空白的梦境的是文学。于是课余大量读书，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都写，也发表了一批，这也正是文学爱好者“全面出击”的路子。高中毕业，命运把我安排到小县城一家银行。业务清闲，技术单纯，这就有足够时间来考虑今后道路如何走的问题了。再三斟酌之间，数年前拜识的鲁迅先生向我走来。这样，我总算找到了我将献身的另一天地。准备，当然是可怜的，几本鲁迅作品和一些往年收

集的剪报而已。1964年10月24日，我第一篇谈论鲁迅的评论：《鲁迅先生对人性论的批判》发表于《西安晚报》，浅薄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忘记不了这篇文章和这家报纸，它们坚定了我的信心：神圣的鲁迅研究的殿堂，是欢迎一个没有学历的年轻人的。此后，一发而不可收，竟也边学边写，时有发表。好景不长，浩劫骤然而至，“不务正业”“专写反动文章”的我，自然是在劫难逃。抄家、批判，闹得不亦乐乎。这之后，有六年时间，箝口结舌，近乎洗手。也真是“本性难改”，1972年，情况略有转机，竟又写起来发起来。谁能料到，这不事韬晦之举，激怒了当年想把我“帮助”成“反动文人”的“革命同志”和别的什么人，于是，随文追踪，力施中伤，空谷来风，喊喊喳喳，总之是：“不许写”。我偏要写！1976年是我处境又呈危殆的一年，是鲁迅精神支持了我不示人以弱，写出了几十篇论文，发表在十余家大学学报上。十余万字的《鲁迅笔名探索》，由内部出版，填补了几十年来鲁研领域的一块空白，1980年公开出版。“四凶”烟消灰灭，文坛冰消雪溶，而立之年，迎来盛世，陆续写成《鲁迅诗歌散论》、《北窗书语》、《现代漫画四十家札记》诸书，行将付梓。唉！廿四年间，坎坎坷坷，总算是一步步艰难跋涉过来了。

每想及此，感慨与欣慰之情搅在一起：“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千年前的古人刘克庄万万想不到十年浩劫中“尺度”更“窄”，极左！极左！戕害了多少有志自学之士和卓然有成之才！连区区小我，亦不能免，更何况“好汉”！

二、走自己的路

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信哉斯言！自学的难，我看首先难在社会上习惯势力的偏见和妒嫉心理的不容。“你一个中学生也搞什么研究，那么大学生是干什么的？”此其一；“你不务正业！”此其二。是的，大学是可以搞研究的，但中学生就法定不准搞研究么？我得纠正纠正这种偏见；“不务正业”？我务正业，既很好地完成了算账的任务，又获得了技术考核的奖状，可见是“务正业”的。“务正业”之余，看书写作，碍着了谁？这样的反诘，可以讲在会上，但却管不了会下的嘁嘁喳喳，诸如“名利思想”之类，在种种威压下，自学者真有点“非我族类”之感。晚上九点，准时熄灯，

违犯者批评。我想法用厚纸糊成窗帘、门帘，暮色一降，帘子放下，总得灯火通明地熬到十二点；礼拜天是最自由的一天，除过两顿饭，竟日固守小屋，写札记、作文章。有不少青年同志觉得聊天游玩痛快之至，我偏觉得读书作文其乐无穷。我知道，以一个没进大学之门的我，真正要跨进治学之门，不费气力是万难如愿的。我立志读完大学的教科书，非但读完这些教科书，而且广泛涉猎这些教科书所涉及的政治、思想史和文学作品。也真亏了文化大革命来得迟了一点，使我有机会并不困难地搜求了一切我可以搜罗到的书籍。两年时间，读书不少。文革前期，无书可读，我正好复习积累的卡片札记，从容地消化这两年间积累的知识，并从中理出线索，寻找出历来研究者所忽略了的领域。也真得“感谢”“文化大革命”，偌大文坛，一片荒芜，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好，既然你们不敢打倒鲁迅，我就来谈谈鲁迅吧！窥测方向，慎慎为文，硬是在政治夹缝中写了一批文章。这时，我又开始思考了：零碎文章，固然不可轻薄，但何以不能系统地研究一、两个项目呢？对。不妨一试。我选择了鲁迅笔名。这是几十年来，被人忽略的领域。从1970年开始收集的资料，没收，焚毁，片纸无存。一切从头做起：遍翻《鲁迅全

集》，先编出鲁迅笔名录，然后细读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和摸清文章发表的时代背景以及涉及的刊物、人物，再研读鲁迅同时代人谈论鲁迅笔名的回忆文章，查找笔名涉及的古籍。这工作，琐细得很，又有很强的科学性，属于笨重的资料型的工作，但这是基础。有此基础，方能综合、分析。但一般化的综合分析，写成文章又会索然寡味，于是我采用了随笔杂文的写法。孜孜六年，致力于此，其中苦乐，难以缕述。曾经有一个时期，我被无理地硬性调动工作，虽云“调动”，实为撵走。撵不走，就扣发工资。一家数口，顿断生活来源，连一片纸张也得花钱去买。我挺着，在几位朋友的有限资助下和机关人们的冷眼中，仍然浸沉在我的理想的大海。古人说“穷且益坚”是有道理的。就在“四人帮”覆灭前的那个年头，在生活极度拮据和精神苦闷彷徨中，对鲁迅文艺思想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探讨，并为下一步的研究鲁迅诗歌作好了资料准备。我想世上何来易为之事？信念不倒，志气不衰，持之以恒，在生活中经受最严酷的考验，不希求方便的条件、舒适的环境，也许是玉成一切自学者的的重要因素。当然，平静的生活，充足的资料也可以玉成于人。但在斯时斯地，我只能在艰危中奋斗，这只能是时代的悲剧呵！

三、扶我走路的人们

尽管在那个时代，特别在风暴雨狂的十年动乱中，我的自学道路坎坷异常，也仍然不乏给我以同情支持的领导、师友。十八世纪的鲁宾逊可以在荒岛上生活二十八年之久，二十世纪的自学者却万难于在绝对的荒漠和冷寂中孤军奋战。我记得，正当我处境困难时，唐弢先生万里致书，释疑解难，鼓励有加。当我向他倾诉被指责为“商洛人不宣传农业学大寨，而一味研究鲁迅”时，唐先生对我说：“高信在商洛研究鲁迅，这正是商洛的光荣，是真正的事业。”其时，唐先生也处境不好，人不微言却轻，但作为亲炙过鲁迅恩泽的他，却如此不计个人安危地仗义执言，其难得与坦诚，使我在挣扎中勇气倍增；唐先生知道我经济困难，书物匮乏，一见到有关新书，立即寄赠，为此，他曾拖着病体，出入于京华书店；为此，他曾转辗托人，务在必得……唐先生与我当时未尝一面，他为了什么如此“不安份”？还不是为了事业，为了学术。先辈的关切与身边窥机中伤的个别人，恰成鲜明对比，我信心倍增，永不回头地走下去；有一段时间，我被抛到边远的农村参加一个工作组，其实是作为惩戒的一种手

段，人地两生，工作性质迥异，而同时我正撰写鲁迅诗歌的论文。这时，一位领导同志找到工作组组长，叮咛他：“高信不懂农村工作，让他看他的书，他的事情总有用的。至于工作么，你们替他做做就行了！”借这个“保护伞”，我得以在“乱世”桃源，完成了一些论文；当我被临时安插在一个工人俱乐部后，没日没夜地苦学，又招致了个别人的嫉恨，又是这位领导同志严厉地向个别人“施加压力”；“他在业余搞研究，有什么错？你们若能搞出成绩，我给你们发工资，养起来！”权力对付邪恶还是有用的，我又得以有一枝之栖。我还记得，七十年代初，现任中国作协领导工作的一位作家尚在“另册”，编辑着一份大学学报。我在这家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后，就有人跟文踪而中伤，兴师问学报之罪。数年后，我在天津见到这位作家，他谈起往事，仍不禁愤愤。他说：“流言中伤者，我们见得多了，简直如同身受，我们倒是更相信你是位好同志的。”确实，他们一直寄我学报，不曾中辍。我还记得，已故时逸之同志知道我的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领导汇报，有关领导又专门作了批示，责令有关部门为我落实政策，推倒一切不实之词，肯定我二十年辛勤自学的成果。我深切地感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自学的人，免不了遇到种种